

石田先生文集

八

石田先生文集卷第九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曩余在穎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騎駟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精悍闔縣狗鼠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小士尔於文吏事盖廓如也又七八年余榮試京師每與縉紳學士論才器人即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穎間所識者也以

卷九

是乏造請之禮焉一日闔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劉君來余起走堦阼下速諸賓位拜既歷叙往時余先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教種樹農業諸論著文字數真如誣五指而信之也余於是猶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俠等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曰不然丈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今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

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
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而不勦民以自
銜屬考官竅乃吏我為二千石亞今將之官子
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昔也
縣而今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
泯我

聖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
禮作樂君官河南日當喋二問文獻衣冠家擬
拾周之逸書以須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
續以俟

送牛國寶罷教光學北歸序

余嘗觀乎山之木有所叢蒙焉隱於中曾未啓
也頃之友人國寶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川願
子有言以贈余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
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所學而充其至耶敢以
山木之說辱行李夫大山之產羣木也其當嶧
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泚所會是木也必
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
柱宇末可几豆其或窮崖絕壑陰寒是集榴栲
雜植叢灌互樛是木也必盤錯擁腫離奇符婁

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耶將
厚地孕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
同是木而材不材如是哉今君之潁川當漢魏
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士率十五六出潁川彬
彬如鄒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艾也今趙夫子
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泚所會者也將
見上徵明堂之材於潁水之上矣余方離竒符
婁以待爨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

卷九

序

夜屑二析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擬一有
豪傑魁偉之士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說者則羣
笑目譏拍蹠狂惑恐片去後太師長史燕國崔
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鐵冶將行天山馬祖常
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治東賦是舞
干羽而戰也是擊鐘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操
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名後而拒之
使之端委執綬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
所不敢諱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
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絢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
一人兮佩鏘二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
及今之書雜然並傳觀乎黃帝帝嚳而下迨晉
楚列國其間貨錢刀布鼎彝敦簠誌記銘刻文
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曾不少相襲體
而其聲文音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
蒙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
乎先王之意而不梃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

卷九

四

士弟子負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
學宮者嘗比於孔氏之後焉太僕經歷持廣平
張大卿所著國語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
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講此有年矣大卿乃能綴
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連類假借旁
通者班二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曲臺
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
列雜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竊其籍
厚者其內克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
有考焉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解易玄既成書進之 闕下
天子嘉其勤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凡儒
服者咸推為榮仍悔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
進以正也率慝於君而因求君之學不已遂講
玄義出老氏孔子徒所不道揚雄遭漢厄運訖
訖諸儒間著太玄深諉於易其名義悉與易不
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
往嘗以二書不並稱今翟君挈四聖一賢之要
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翟君請

問之余謝不能乃自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
文久矣彼百氏肆彘衍雄深荒忽鬼恠之辭高
說天人下援俚諺鉤貫旁出漁獵小道蔚乎其
相稽也燁乎其相徵也駸乎其外裸而中窺
也訾乎其出哆而入齶也為士者靡不掇拾
其菁華而芟剔其蔓梗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
難病川之不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杠梁而不乘
桴則可乎否邪其利害炳明矣且復諗翟君
曰君將再東南游東南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
邇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者且為我訊之

洪範之與易易之與揚雄太玄果何如也遂抗手而別

游經歷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傳數十年不弛而愈熾以及其孫俱俱年弱冠即筮仕為監脩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俱曰子知吾家世吾且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予曰俱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

成人也今子官于朝有年矣庸藉乎字為也雖然子有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俱主人之貳也古之人相見而飲也主有俱而賓有介焉俱能脩主人之辭以致乎賓二以授介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々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跼蹶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裏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歎死感激以

為壯偉居秦之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糜爛蹈
籍人幾於無而燕獨存其筋角棗栗之富皆亢
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公始封之之邑
人之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剪勿伐者
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
為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恠貨寶璆
琳琅玕珊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
越之髹漆刻鏤荆楚之金錫齊魯之柔纊織縞
崑崙波斯之童如冀之名馬皆焜煌可喜馳人
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考天下幾何人哉得
為民而又得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蓋
真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義室屋則不
足以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
其好者乎詎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析津李
氏正卿有母年八十矣以絰繡為工不廢有弟
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葺屋都邑之中以
奉其母氏翰林待制趙君穆為書其室之名曰
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也亦庶
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
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慕義向化矣延
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百五十人
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橐筆
聯裳造庭而待問于有司于時可謂盛矣然其
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藝細碎
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覬得一官於天子
也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
違今而趨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
在河南即聞于闐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
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衍浸漬乎六經汪濊乎
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自刻厲教授
於青齊之間賴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交上
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
也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
不可必也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有而要其
所無者哉如此則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
公敏是已余今蓋知愧焉於其行故為序以別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康里巒之外祖姑王氏故

贈上護軍琅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薊國文
正公女弟陝西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
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
六年在所有司上其事於丞相府旌其門焉嗚
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死已稱
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
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脩飾工容及其夫之
沒也則䟽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
行盡如王夫人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
道視其上之禮如何爾上之禮既已敷錫道揚
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凡所以為善俗
之道者云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周知先
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 天子人
倫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云縉紳
學士之懿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諛諛以為諱骹骹以為學利於時而躓於道賤
已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齷
齷以為恭茲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
君富卿被省檄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

道者數十人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來游
來歌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
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它適也咸重賢其操
儒者之要而無彼二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
幕帟以張於祖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
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躡於道不賤乎已使其在
孔子之世則有顏淵閔子者為之依歸而取正
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不齷
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
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
不謂之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携往來宦游江淮之交續古績
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浮光祖常年已二
十矣旦夕侍出入吏來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
吏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
稱其字焉私又疑之請曰聶君持筐篚曹屬獨
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見來前立吾諱
汝言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
叫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

斯可敬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灼淮西
山南部使者並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郎奮
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
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我我之行子豈
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宜為序
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別離則詩序之
製也因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別離之
相慕推今日以至于當時則茲序之所起也敢
以是為道元送別詩序

風憲宏綱序

卷九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
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

列聖繼明屢揚寶訓六靡不顯示常憲傲爾有
官欽惟

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
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瘳官貽憂悖獨於是臺臣
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
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褚
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
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

既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母息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

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杲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
聖人然六渾噩弗雕無後世詭詭骯骯不經之
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
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絜其精微而振
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
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詬晉問諸篇馳騁出
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
皆宗師之宗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
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
足以經世而載道焉 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
燧元明善褒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
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
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
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略告之

楊玄翁文彙序

讀楊玄翁文彙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
蓋隱君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于有司是時以
古文名者清河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備
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

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間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至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餘年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克鏘然而和而怍然有激也質實之域幾其造矣乎乏於藻麗者不飾之耳石試以論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戶軍居閑嘗教克中舅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詳於弓刃出廣海瘴地與盜賊羣結艦連屐轉鬪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惟狽狽之悲如彌懸諸少年皆樂構難倖殺為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以所欲貴富

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貨賄辛勤來歸吾弟
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芥于懷以
求已私分也若曹生泰平盛世慎自問學事孝
謹人二言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
然乎克中佩父訓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
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經歷進南臺御史遷
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品請于朝
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縣
男母閔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丹頤素領虞
坐堂上不穀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

六人日侍膝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
統元年冬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和禮台等以聞
天子勅尚尊酒偕所封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
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為榮哉雖不賢者
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以樂其
養其親雖祿不過鍾釜猶忻喜也可謂不賢
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祿養不賢者能勿喜乎
克中又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諷天子之
賜而助吾喜為吾父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
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夫天之報予子固有

不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子者豈不曰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以道
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器子為御
史成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
宰士為良公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
明天子之望子者如此子姑持予言為子父母
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後知此意也子謂
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琥參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參書雅琥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

卷九

十六

學才請遇知于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
脩百姓之務亦可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
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詠訪獻納發謀議佐政
事而自効於靜江荒遠僻側隅山湫海之地孰
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
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
其故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獠
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天子宰相以靜江重
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僻于其
壤識其山川巖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謠習尚話

言之變害利詭冒儉良之形制其傾搖躑躅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于朝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為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

橋虔毒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殄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之素計猶不免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繇鄂泝湘過衡麓抵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論其賢者曰受命為吏大者專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食飲不侈以安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裸耶儻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獠之為盜哉噫亦其民之幸也

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于外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褻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

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錡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弥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躋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園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予當求如僊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易吳生養元年弱冠循：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華靡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勾捧檄而喜告于祖常曰小人為親方壽而康寧今茲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喜得升斗之祿逮親榮養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歎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閒秣錫賚歲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極自罪不孝以為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赦而獲戾於清議迄今觀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憧：於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也吾今老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刺于心乎子歸矣持吾言以諭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齊也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
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
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
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

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
喻父師以擯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
焉僕使恩義甚倍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
百王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
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
歸壩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
四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曰故廟
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
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
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僚
寀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
方士分食以庀徒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
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
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

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
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
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常用天子學制選舉
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
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功以德賞
喻父師以擯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
焉僕使恩義甚倍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
百王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
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懿顓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
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
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

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世凡登賢書策
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揅
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
衛之服邵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
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
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
歌在庭振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

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
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
之教無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
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
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厖雜
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
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
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

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
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
請曰廟之成前尹焉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
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蔭讓警巡監院兀都孺
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究郟沂
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不辭詩
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崑于日之域京邑
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巖嵯雍莪
我璫弁之璫濟爾象犧鋤爾弦歌新宮則那舊

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栴河淳
厥柏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
儀玄統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芻于池薦
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
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
鍾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既同天
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閭廼承廼宣御劇
廼專虞庠連連王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恭定元年東平岳復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

子廟皆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
盡傾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
來就功二年總管拜降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
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諸器於吳中於
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秩有序
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
民質實力穡而勤宗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
以托兵衝故百年間人俗橫悍當是時雖有聰
明俊秀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

學士曰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溷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子弟老老幼幼日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綏服之內密迩天子聲名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迂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揔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

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費用食工米麥凡二百一十石髹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篋桌之具輪山航流無胥各致二君才譖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

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柏嚙嚙淮水中滴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顛者民田田宅宅奠居範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黷紉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胃而不弁今天子聖俊又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嗶嗶古聲古聲嗶嗶簫鼓瑟琴侑薦豆籩求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鑄絳伐石上于考功

卷十

六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榑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

釜錮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
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
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
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為政於此州爾
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
於聖人之後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
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
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
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

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
俎豆觀察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
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
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今上皇帝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
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
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
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
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
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

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
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
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
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它州之必待厚
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
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
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
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序其實而又繫之
以詩俾州人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
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
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
衣裳我人俾不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
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
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翁以敷施考妣
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
作廟維喬榭栱梓柏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
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闔而日章淮巘
諸谷會流為潢南薄其鄂州名為光光在百城

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
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民豈忘
之

重修通濟渠龍祠碑銘

延祐六年閏八月二十有六日

皇帝御便殿詔大司農臣晏若曰昔我
世祖夜夢龍見于掖庭外垣之水中因命祠而
神之書其事於碑矣粵在朕躬纂紹繼述今茲
龍神之祠弗治將庫已詔少府相宜度工其始
刻之碑文略事隱汝晏可同禮部尚書養浩重

卷十

九

撰碑銘以進朕將俾勒於石焉臣晏等承詔惶
恐謝罪退而為辭曰謹按龍見之水始為淵泉
涵澤滋滌物潤不燥中居京邑為利宸大及至
元二十年乃導泄漕引東導沽潞於是銘曰通
濟渠即其南堦為龍之祠表位顯巖象設肖似
周宮翼室旁臨夾峙煌煌乎岌岌乎已莫可尚
矣而

聖上孝德純一必欲深體先志示教萬世故葺
剏補敝塗墜墜再新埏埴黜堊髹漆塗錫之制不
侈而文祠旁又為觀音大士堂二楹齋庖房宇

曲對列居環以天潢浮光上下龜魚泳游日呈
景采誠可妥神棲而宅龍靈也某年月
上以大比丘尼某主領衆比丘尼率奉祠事歲
時祝香有使嘉應旋臻今年夏天不雨有司告
狀

上屬巡幸化都遣官來祠行事之夕凍雨大注
逮車駕還御光天宮明日又雨臣衛胥悅畿甸
大穰自茲

上益神之臣晏等伏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繼天撫運乾奮飛御

感召陽類夢享神龍所謂變化不測雷雨下方
者也迨

皇上登極文治聿興至誠格天深仁被物嘉禾
駢植乎壟畝瑞芝聯莖乎廟學百神述職三辰
順軌諸福彙集有禱斯應况龍者天神之精靈
明所鍾固能陰助施化贊相元氣於冥漠之中
者也嗚呼歷觀隆古哲王清心無為然後可以
對上帝洽人神而納一世於大和至壽之域也
今我

聖天子宵旰圖治光大祖訓所以寵綏煦濡鰥

寡悖獨者靡不悉所以祈天永命歛福錫民者亦靡不虔斯其祠龍之神而資我生齒年穀之事也歟猗歟盛哉臣晏等謹百拜稽顙而獻銘

曰

於穆聖祖天聲震發揚德正中監視景鑠有龍孔靈叶夢之徵下見池籞侑帝歲登帝曰祠之罔神之媚訃占習吉考祥天類亦既在庭厥應嗣興墻屋雅雅靈棲是承惟延祐天子凡生資始敷文周雍祈年漢時皇武繹思重新茲官工徒獻功丹漈矢陳穰題完好不襲

卷十

十一

以斷神具底寧相我銚鎛惠布甘澍勿需崇雩神噓為雲出入罔以輿

帝侔來臨藉藉式忱祝辭不誣神其時歆神其時歆皇永有報億萬之年用祠昭孝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五嶽莫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因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蕩摩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

通氣氣塊北旁礪扶輿克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岳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天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

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萬戶摠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門者為別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潄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

石砥周為繚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
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
所敬愛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乃為詩以侑
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
水渚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
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芣來
連舞兮樂予廟翼翼兮邑子趨載擊鼓兮問年
杭盈疇兮秣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
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記布
護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

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

天子嗣大厯服慈仁儉勤思與元元共迪天休
惟淳圖意義廣大廼常詔詞官咸秩厥祀凡其
徒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恭定宣政
使臣月魯鐵木兒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錄白業
脩著宜錫恩渥謹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
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生生十二年而為沙

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年而歿歿三年而葬葬又九年儻無以表異之非

天子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執業於靈應師再叅諸毗尼師不泥不拘無有障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目發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江者即惻然曰是必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飄溺又嘗為埭於海濱水嚙蝕埭且崩師麾以翼潮為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

志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粵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水皆自高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湫旁折千里匯而為南臺江日以舟櫂比連大緮為浮梁以濟每潦漲卒至則緮絕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故將橋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因圓通玄悟大禪師李公聞於上

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秦其力閩鹽轉運使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而得錢為貫者數百

萬廼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礮密石納水腹而基
之工未告具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玉法
喜法秀德遇嗣水寶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
奇仍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學士王君某田之
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史中丞曹
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之
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彌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
院寶塔院居南庵則有呈聚堂昆侖堂凡為庵
為堂為院為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
三門佛殿楹一百八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
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其功甚大先是師
未歿之二年

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弘濟大行禪師帝師亦
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賴光大之者匪
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小果也
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彌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于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羨而已今之
學佛者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俛俛焉幾
無以存其身而大戾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
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

以刻諸石銘曰

菩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
延其徒心如摩丘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
竟三乘超有無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妙用行
不渝閩人歡喜歌以趨鉢錫隨地成屋廬作石
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萬視蹲蹲護浮
圖長杖下入龍蛟驅旁礪山骨積重跣中鑿水
空通尾間居者行若賜醑坎其擊鼓吹笙竽
師歸冥冥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
陂有魚稚齒生長耆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
世無北視其郭

百田文集卷第十



